

2316

雅安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雅安市委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71.152

雅安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辑

(内部发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雅安市委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辑

• 一九八五年一月 •

出版说明

为了保存和积累史料，推动撰写文史资料工作，经过一年来的准备，《雅安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终于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文史资料征集工作，是周恩来总理生前交给人民政协的一项重要任务，对于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为历史科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史料。

雅安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城，曾是西康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在这里，不少历史名人曾在这里生活。长期以来，雅安人民在历次革命斗争中，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史料十分丰富。近年来，在党委领导下，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的热情关注和支持，已经征集了不少珍贵资料，特别是一些年逾花甲老人，为了贡献余热，不顾年老体衰，积极撰稿。在此，特向热情支持我会文史工作的同志致以谢意。

我们热情欢迎各界人士继续踊跃撰写文史稿件。文稿不限体裁，不求完整，不计长短，但必须“存真、求实”，以利于更好地研究和使用的。

由于我会编印《文史资料选辑》尚属初举，缺乏经验，加之水平低，差误在所难免，敬希读者批评、补充、订正。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目 录

甘孜事件忆述.....欧阳枢北 (1)

普雄事件

——国民党反动派对凉山彝族的大屠杀

.....李仕安 (14)

西康起义片断.....高秉鑫 (33)

二十四军起义中

我所知道的部署和战斗经过

.....肖天才 (47)

解放前雅安电力工业的开端与演变

.....王嘉谟 孙培础 (55)

雅安边茶概况.....刁车五 (64)

西康铁业和西康铁业公司.....王怀璧 (72)

开辟雅安新市区经过.....田重耕 (83)

戴季陶赴康致祭九世班禅琐记

.....陈强立(86)

接待戴季陶致祭九世班禅点滴回忆

.....罗祥俊(100)

戴季陶在雅安.....杨国治(105)

军统在西康的活动概述.....刘成仁(109)

一九四四年雅安种烟的前前后后.....

.....韩德志(132)

刘成勋贿选四川省长丑闻

.....**陈耀伦**(142)

甘孜事件忆述

欧阳枢北

甘孜位于原西康北部。一九三九年冬，正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国民党战场在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思想指导下，节节败退，一溃千里，国民党政府西迁重庆，国土日蹙，局势岌岌可危的时候，处在后方的西康甘孜，却爆发了一场争夺地盘的战火。这场战火虽然只经两月就熄灭了，但在当时，草原鼎沸、边区动荡，确是一个不小的乱子。战争的双方又同是当时国民党管辖下的势力，一是西陲宣化使班禅额尔德尼九世的行辕，一是西康省政府。虽为统治阶级内部互相火并，但在抗战时期，民族矛盾上升至第一位，后方应以安定为主，动乱究非所宜，谁实为之？孰令致之？兹就当时耳闻目睹的事实忆述如后，以供参考。

一、奉安佛枢，宾主失欢

一九三七年，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率所属高级僧侣及卫队人员取道青海回藏。国民党中央派遣赵守钰为护送专使并组织仪仗队和行辕，配备步枪手枪若干枝，机枪一百挺，钢炮十门，扈从行李甚众，一路浩浩荡荡，向西进发。殊行至青海囊谦，为藏方所阻，不得已，折回玉树。是年八月，班

禅在玉树圆寂，回藏的可能性更小。玉树地方又不足以供应其浩繁的粮秣需要，且虑青海地方势力的覬覦，自非久留之所。正进退两难之际，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刘文辉派遣代表到玉树，迎接班禅行辕人员到康定居住，国民党中央也去电令其移康。于是班禅行辕奉着班禅的灵柩转到西康。他们行到西康北路的甘孜，见甘孜地方据康北形胜，为交通要道和贸易中心，又有广阔平原，水草丰茂，麦陇相连，宜农、宜牧、宜商。甘孜喇嘛寺则殿宇崇宏，梵舍富丽，金顶朱栏，辉映百里，便不由得动了留驻的念头，不愿前往康定。加之刘文辉派去欢迎的代表罗君侠妄言僭事，扬言班辕到康定后，要将全部枪支交出，更引起班辕的疑虑，因而决心留驻甘孜。刘文辉欢迎班禅行辕移驻西康，除他说本人信奉佛教外，不能说没有政治上的用意。原来刘在四川军阀混战败退下来之后，没有其它的选择，只能在贫瘠的西康立足。既在西康，又是军政两管，就不免要策划一套统治之术，于是他提出“维护佛教”为其施政纲领之一，这是由于西康地区多信佛教，而康藏毗连，西藏在实质上就是一个佛教王国，“维护佛教”不仅对西康可以笼络人心，即对西藏也可以藉此作为互相交往的桥梁，如果运用得好，他不仅可使西康安定，而且可为筹划藏事起到一定作用。“维护佛教”的提法是较有见解的。当时有人认为他颇得经边“三昧”。班禅行辕正是以高级僧侣所组成的佛教集团，虽班禅已死，但其影响犹在，迎其遗体来康，更可以证明他是维护佛教，尊重佛教的领袖人物。谁知班禅行辕这一武装了的佛教集团，虽愿入康，但坚持不驻康定，即不受其羁绊，且有强宾夺主之势，这却使他心中不说，但又无可如何。从表面看来，班禅

行轅是受欢迎而来，应该是宾主相得，谁知一开始就各有怀抱，互不相安。这一不愉快的会聚，便孕育了后来的事变。

二、得陇望蜀，思启封疆

班禅行轅既定甘孜。由于康人耽于佛教，各地前往朝拜班禅灵柩者络绎不绝。凡朝拜顶礼的人都争相供奉礼品财物，出门时由一喇嘛手执红色灯笼，下络纓穗，向朝拜者顶上一拂，即代表班禅摸顶，象征佛法加被。有人得到赐予班禅的一茎头发，或一小片指甲，更认为恩出非常，珍如拱璧。其影响之大，入人之深，是很少可与相比的。班禅行轅的上层人士中如堪布会议厅主要负责人申且堪布、行轅秘书长刘家驹（时兼任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等，居留内地多年，从没有受到这样高的崇敬。在备受崇敬之余，又感到有不足之处，即政治权力不足以适应其宗教威望，西藏地方向来是政教合一，达赖、班禅集政教权力于一身，既是宗教领袖，同时又是政治领袖，这在堪布们是具有传统的深厚观念的。现在班禅虽不能回藏，但从西康地区受到的崇敬来说，未尝不可以扩大权力，在政治上也南面称尊，将来就“此中乐、不思觐”了。大封建领主的权力，他们是心向往之的。他们之中亦有不少人熟习川康情况，鉴于四川军阀素以武力割据自雄。而西康局势向来难于稳定，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动荡，只须拥有一定武力就可别开生面。今班轅有卫队数百、枪支数千，上有国民党中央为之奥援，下有若干地方势力可资利用，至于同西康当局的关系，一开始就是失欢了的宾主，没有尊重的必要。只要自己有计划，有能力，便可以

所作为。且行辕卫队官兵虽有返藏的愿望，但如能在西康造成特殊势力，建立特殊区域，亦可以藉慰思归的心理。这种想法上下一致，一拍即合。主意既定，于是凡甘孜县和其他各县喇嘛、土司、头人，只要与班禅行辕有往来的，无不深相结纳。并派人四出拉拢各处地方势力为他日之用。某些地方势力鉴于班禅行辕权势重大，与之结合，可以互相声援，增长自己实力，故亦乐为之用。刘文辉在西康的统治，本来就缺乏人民的基础，其驻甘部队又纪律不严，枪械窳劣，地方官更多不得人心，更授班禅行辕以可乘之机，认为只要结纳地方势力，共谋发难，刘文辉在西康的统治是可以瓦解的。甘孜驻军八一五团团团长章镇中兼保安司令，其弟章家麟任甘孜县长，对班禅用心虽微有觉察，但漫无防备。这就使西康不稳定的局势有进一步增长和扩大的可能。

与班禅行辕联系最密切的地方势力，一为甘孜女土司德钦汪母及其叔孔撒香根（筑寺于甘孜寺旁，名香根寺，其规模之崇宏富丽，与甘孜寺媲美），一为紧连甘孜的瞻化县上瞻区头人夺吉郎家、曲梅芝玛父女。德钦汪母袭土司余荫，能号召孔撒、麻书两乡差民一千余户。曲梅芝玛为康北著名头人，一九三五年诺那为祸西康时（诺那为类乌齐一长发喇嘛，曾因亲汉被捕，越狱逃到内地，国民党中央给以西康宣慰使名义，四川军阀刘湘并以实力相助，诺那率兵出驻道孚，声言组织西康民兵防堵红军，乘机提缴驻军枪械，委派道孚、炉霍、甘孜、瞻化等县县长，并杀死德格、邓柯等县县长，一时康区局势动乱），曲梅芝玛和其父夺吉郎家附和诺那，劫掠瞻化县城，杀害代理县长郭子纯，并割其首级向诺那邀功，地方受到严重骚扰。诺那之乱平息后，夺吉父女并

未稍受抑挫，远近莫不畏惮。班禅行辕既与德钦汪母、曲梅芝玛等有了紧密联系之后，还派人到南北西路各县积极联络，以狭隘的民族观念相鼓动，重弹“康人治康”的调子。其派到西藏的代表，还吁请西藏政府必要时为之声援。

一九三八年五月，国民党中央派考试院长戴传贤到甘孜祭奠班灵时，班辕即公然向戴传贤提出请国民党中央明令划拨康北各县归班辕管辖。戴对此事，虽未同意，亦不反对。戴传贤对这样的问题竟抱模棱两可的态度，实质是默许，意在既可贯惠班辕的上层分子，并可以扶持实力作为讹诈刘文辉的资本。因戴在蒋介石面前可以作好作歹，不愁刘文辉不入他的彀中。果然刘文辉在得知戴传贤用心叵测后，曾大骂戴传贤为“贪夫”不已。蒋介石得悉班辕有割据的意图时，也故意装聋作哑，置若罔闻。因刘文辉素不见谅于蒋，如果事变发生，刘文辉无力解决，正好借刀杀人，翦除异己。无怪在事变发生之后，刘文辉发牢骚，引用明代袁崇焕奏议为喻：“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心不足，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夫岂无人？即不以权力掣臣时，亦能以意见乱臣谋。”就是指蒋介石，戴传贤发泄的。不过发泄得很技巧，他将他和蒋介石的关系比之于君臣的关系，而且以忠臣自况，蒋介石就不会见怪了。班禅行禅的上层人士中颇为懂得某些妙用，对戴不表态，实心领神会，因而力图以力量制造既成事实，以便将来国民党中央及各方面能够顺水推舟地在事实上承认其割据局面。

三、爱海兴波，鱼水未谐

班禅行辕在戴传贤尚未离开甘孜之前，便迫不及待地召瞻化曲梅芝玛到甘密商一切。一九三八年六月，班辕秘书计晋美会同曲梅芝玛父女到瞻化上瞻区一偏僻的喇嘛寺——通木寺召开各路头人及其代表的秘密会议。计、曲等号召各地头人驱逐驻军，夺取政权，班辕愿全力支持。但各路头人除少数附和者外，多抱观望态度。即附和者也以此事关系太大，未敢轻易发动。计回甘后，班辕即进一步积极活动，厚树实力，以便时机成熟，一举成功。他们以接济枪弹（当时有些头人可以从班辕得到枪支）和以政治联姻的办法与地方势力紧密结合。所谓政治联姻，就是班辕卫队分队长伊西夺吉与德钦汪母联姻。他们在政治上想法一致，又结下秦晋之好，自然更应亲密无间了。不料此事竟成为事变发生的直接导火线。是年十月班辕护送专使赵守钰、参赞马鹤天及仪仗队撤走，德钦汪母和伊西夺吉的婚礼已订于十二月举行。佳期之前，德钦汪母官寨张灯结彩，闾府上下都忙着办喜事，眼看婚礼一成，两家好合，受益的不仅是德钦汪母和伊西夺吉二人而已。这时却难住了刘文辉和他的驻甘军政人员，他们明知这是在进一桩婚姻的彩色衣服掩盖之下的政治交易，但却碍于“婚姻自由”不便强行阻止。及至佳期已近，他们才想出一个绝妙的题儿，说德钦汪母是刘文辉的部下，部下的婚事要取得长官同意，因此应当请示刘文辉。那时甘孜驻军团长章镇中正在德格处理大金寺悬案，该团团附杨泽贤以此事告知刘文辉后，刘果然采取拙劣的办法，复电“设法制止”，

这一复电真成为爱海的波涛和打散鸳鸯的无情棒了。杨泽贤既得到刘的指示，即亲身往见德钦汪母及其叔孔撒香根，囑其婚期从缓。这时香根和德钦汪母叔侄认为婚姻自由，不容干涉，且佳期已届，当予拒绝。并立调民兵集中于亚盖山、江卡等地示威，意图武力完娶。杨又召集孔撒、麻书两乡头人及喇嘛说明情况，希望他们不要多事，民兵们才纷纷散去。德钦汪母和伊西夺吉的婚姻由此作罢。章镇中回甘，认为德钦汪母不该调兵威胁，将她处以十四个月的禁闭，要德钦汪母住在自己房里不许外出。这一来，矛盾加深，使事态向恶性方面发展。

四、矛盾加深，兵戎相见

一九三九年元月，西康正式建省，刘文辉任省府主席。刘认为班禅行辕有意和他为难，而刘家驹实主其谋，省府委员一般是由原来的建省委员会委员蝉联，刘家驹是建省委员会委员，照例仍任省府委员，面发表的省府委员名单中却没有刘家驹的名字。刘家驹对此自然过意不去，又眼见德钦汪母与伊西夺吉的婚姻不成，心中更忿懑难平，矛盾愈来愈激化了。一九三九年四月，刘文辉出巡宁属各县，班辕即乘机掀起倒刘运动，向各地头人说国民党中央已调刘文辉离康，并允划康北各县为班辕驻区，西康省府将彻底改组等。除在康北各地加紧活动外，复派其副官仲子高桑洛潜往康南各地游说，曾致书于康南拥有雄厚财力和一定兵力的邦达多吉，希望他在巴安一带兴兵起事。在北则积极鼓动地方势力，乘刘文辉离开康区时发难，其平日联系最密的德钦汪母虽遭禁

闭，但对其所属头人更可以激发其复仇心理。瞻化的曲梅芝玛，更可以倚为骨干，唆使她早日动手。曲梅芝玛既得到班辕的全力支持，自念过去曾附和诺那之乱，而且作过不少杀人越货的勾当，总是放心不下，如能依靠班辕消灭二十四军，不仅可以抬高地位，而且可以大大扩充实力，因而积极准备于一九三九年六月举事。当她密谋举事之前，即暗中调兵遣将，并与各方联络，约期响应，她的联络远达俄洛草地（当时是政府权力达不到的甌脱地区）。事为刘文辉所悉，下令“决予处理”。瞻化驻军遂于其举事前的一个晚上，由营长陈晖先率两个连的兵力，衔枚急趋，潜行六十里到达曲梅芝玛所住官寨（饶六村），当天未破晓，曲尚未发觉时，即将她的官寨包围起来，激战二小时，将曲梅芝玛擒获，押回枪毙。这一为害地方多年又密谋作乱的土首和巨匪被翦除了，班禅行辕眼见其所倚为心膂的地方人物一被禁闭，一被诛戮，真气得暴跳如雷，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准备直接发动战火。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七日清晨，甘孜事变的战火燃起了。事变前夕，班辕即连电国民党中央控告甘孜军政贪污虐民，请中央派队驻甘，调二章离甘，一面调集夺占郎家所部，发动甘孜、香根两寺喇嘛和孔撒、麻书两乡人民，并增强配备，发出库存枪支一千余支，所纠集的武力加上班辕卫队足有二千余人。声称：“业已奉到中央命令，消灭二十四军”。准备既定，即派人向章镇中提出立即释放德钦汪母的要求，章以禁闭期间未满，拒绝释放。这时，章镇中见到班辕盘马弯弓，盛气凌人，其所调部队从四方集结，威胁甘孜县城，已成一触即发之势。其部下通司士兵在前些日子常被

班辕士兵酗酒刺杀，知为冲突先兆，不放德钦汪母，意在使班辕有所顾忌而不敢进攻。谁知班辕蓄意兵戎相见，早有大打出手的准备，德钦汪母之放与不放，已不是关键性问题了。十二月六日班辕和二十四军驻甘部队，双方均派出警戒，七日晨，甘孜、香根两寺海螺之声四起，全线枪声大作，战火爆发了。这时，喇嘛们也成为全副武装的骑士，夺吉郎家部众及孔撒、麻书两乡武力均从四而八方向甘孜县城呼啸而至。章镇中的团部驻孔撒官寨，有兵一连，接官厅有兵一连，驻县府不足一排，其全部兵力不足三连，这些兵力，员额不足，枪械窳劣，且平时亦缺乏训练，一旦战事发生，仓猝应战，不到一日，其驻接官厅的部队即被缴械，团部和县府陷于班辕部队的层层包围中。未几，县府被攻破，班辕乃集中火力围攻团部，并断绝水源，火烧寨门，章镇中等即成为瓮中之鳖了。当事变发生之初，刘文辉接到电报还复电章镇中：“无论如何不准向喇嘛寺及班禅灵枢发射一枪一炮”。于是甘孜部队更加被动。刘文辉对甘孜事变的扩大是他始料所不及的。他认定班辕和他虽有明争暗斗，究竟有宾主之分，不会采取直接军事行动，放尔疏于防范；战事既发生，也认为不过小有冲突，不致扩大，故复电不准炮轰喇嘛寺及班灵。同时，在他向国民党中央告急后，蒋介石复电“双方停止军事行动，恢复战前状况，听后派员解决”认为事变是不难平息的。谁知班辕正在得手之际，节节获胜，哪里肯依！班辕除加紧围攻团部外，还分兵打援。

当二十四军驻甘部队危在旦夕之时，各处援军远水不救近火，甘孜邻近之县炉霍、德格，均无援军到来，唯瞻化有驻军一营，此时奉调全部援甘。这一行动，早为班辕所侦

知，即在甘瞻道上预伏好打援的兵力。当瞻化援军进至距甘孜三十里之稀泥沟时，班辕伏兵四起，援军宿营未定，猝遭伏击，全军覆没，营长陈晖先落荒而逃，仅以身免。官兵被俘二百余人，均被押从章镇中所在团部前而经过，高呼：

“你们的援军来了！”继以鼓噪嘲笑。章镇中等已是水断、粮绝，寨门被焚，援军覆没，处于势穷力竭之境。十二月十三日，团指导员徐斌手执白旗前往班辕交涉，刘家驹睹其狼狈之状，问徐：“是否无水吃？”与酥油茶喝之而甘。徐因请给两桶水担回，双方即进行交涉。其交涉条件为：

- 1.官兵缴械；
- 2.八一五团官兵退走；
- 3.二章离甘；
- 4.释放德钦汪母；
- 5.保障生命及一切公私财物，并与徐斌会同负责安全离甘。

徐回团部，十四日章镇中等即行缴械。缴械后，官兵及其眷属被押送离甘，行至钵锅梁子，被押人等又被劫去衣服，八一五团团部书记甯开仲因而冻死。章镇中折返向班辕求情，未予置理，驱之出，复遭凌辱，十六日死。至此，甘孜全入班辕之手。此役八一五团缴械后，被害民兵三十余人。未附和班辕的头人均被处死，汉商及西康省银行甘孜办事处均被劫掠。

五、争夺失利，兵败西遁

班禅行辕既在军事上得手，占领甘孜全境后，满以为可

以武力实现其造成特殊区域的意图。于是刘家驹自任保安司令，以阿巴登为副司令，堪布拉敏为甘孜县长，卓尼汪堆为炉霍县长，计晋美为瞻化县长，贺丹增为德格县长，萧崇清为邓柯县长，解永昭为石渠县长，班辕的人士都作了新贵，大家弹冠相庆。接着布告“安民”，一面发出大量信函，令康北各地头人自动将境内县长杀掉，速向班辕投诚，否则即以武力对付。一面调度兵力向各县分头进犯，东路由其军务处长罗友仁及德钦汪母率领孔撒、麻书两乡民兵犯炉霍，南路由班辕秘书兼新委瞻化县长计晋美及夺吉郎家及其孙甲日宜马率领部众七百余骑犯瞻化，另一路犯德格。其犯炉霍之兵，入炉霍境，炉霍县长黄鹏、连长肖谦以寡不敌众，退至道孚守御。班辕既得炉霍，随即进窥道孚，并派人联络道孚灵雀寺喇嘛联合进攻，拟与二十四军决战于泰宁，一鼓而下康定。殊灵雀寺拒绝了班辕的联络，二十四军在道孚也有相当兵力布署，始未继续前进。其南犯瞻化之众，入瞻化境，因瞻化驻军援甘全被消灭，县城空虚，夺吉郎家祖孙挟其复仇气焰，向县城挺进。笔者当时代理瞻化县长，敌以白银六十秤（每秤五十两）买笔者首级，瞻化部份头人已出面与班辕联系，但事变正在发展，后果很难逆料，他们在内心里仍持观望态度，故对笔者和县府人员一时尚无加害意图，但笔者要调民兵守城却无人积极响应，零零星星地来了几个，旋复散去，知不可靠，县城不能固守，乃转移至乡下待援。班辕既到瞻化，复进窥理化，并派人联络理化各寺，亦被拒，进至霞坝遇阻。其进窥德格之众，曾派人说德格土司泽旺登登、大头人夏克刀登劝其投诚，被拒。夏克刀登并调集民兵向东防守，班辕势力乃不得入。班辕派到康南的使节，亦为

邦达多吉所拒，旋复被巴安活佛包昂武觉察，将其押交于巴安县府，南路遂无动乱。至此，以甘孜为中心向各处延烧的熊熊战火，才受到阻遏。

班辕的攻势被挫，刘文辉已取得反攻的准备时间了。刘虽一再向国民党中央告急，并电达班辕停止军事行动，迄无效果，便不得不考虑依靠自己来保存自己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刘文辉是不甘心轻易让班辕以武力夺去其地盘的。当甘孜失陷之时，刘即一面告急，一面调动兵力组织反攻。一九四〇年一月，雅属部队已调至康定，即决定分两路进兵，北路由金转九率领，南路由曾言枢率领，各约一团之众，向甘孜战斗前进。北路部队推进至道孚将军桥与班辕部众相遇，未经接触，班辕部众即北逃炉霍，大掠而去。二十四军部队复向前推进至炉霍县之朱倭村，与班辕接战，班辕不支，续向甘孜撤退。南路部队推进至理化霞坝与班辕部众相遇，接战三日，班辕兵败。时笔者在下洛区之瞻古村，乃调集民兵一百余人，配合部队收复瞻化县城，复向甘孜继续推进。行至大盖，即奉刘文辉电令就地停止待命，因国民党中央派西昌行辕主任张笃伦前往甘孜处理。时北路部队亦在朱倭待命。此时班辕因一败于霞坝，再败于朱倭，所部多乌合之众，是经不起败仗的，于是慌做一团。因念张笃伦在其失败之际前来，未必对班辕有利，于求神问卜之后，复增调民兵一千余人，企图作孤注一掷之搏斗。二月四日，刘家驹率同德钦汪母再度亲到朱倭督战，限三日攻下道孚，每兵奖银一秤（五十两），后退者斩。于是不顾国民党中央电令，趁刘文辉停止进攻之际，冀图侥幸一战而胜，即可挽回颓势，殊一经接触，又复大败，乃至不可收拾，一股劲溃至甘